

那些被按在钢琴前的孩子， 他们的挣扎、叛逆和迷茫

晨报记者 孙立梅

■ 考级迷思 ■

“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，何必在考级上急于求成？”

2004年，在德国科隆音乐学院完成三年深造之后，青年钢琴演奏家葛灏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，成为上音钢琴系最年轻的讲师。时年25岁的葛灏更像个“大哥”，课间经常跟学生聊天，用以开启师生交流的，通常是一个他认为特别容易回答的问题：“你喜欢音乐吗？”

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吧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也可以直接说不喜欢，我们这种老师又不会批评你。”但是，在这18年的教学生涯中，无论是来工作室学琴的小朋友，还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，葛灏收到的答案，除了明确的“喜欢”和“不喜欢”这两种，还有占比相当高的第三种“说不清”“我不知道”。

“如果是普通的琴童这么讲也就算了，但他们中有些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，从四五岁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，每天在钢琴前练习五六个小时，刷掉了绝大多数同龄的琴童，才有机会进入上音。这样的年轻人还在说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音乐，或者直接告诉我‘不喜欢’，真是让我很担心的事情。”在接受晨报记者专访时，葛灏这么说。

葛灏的琴童生涯，是从5岁时父亲将一台凭票购买的聂耳牌钢琴搬回家开始的。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，钢琴这种在此前人们看来非常“高贵”的大件，也小批量地进入到望子成龙的普通市民家庭，由此也诞生了当代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琴童，1979年出生的葛灏，1982年出生的郎朗，都在此列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，中国琴童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激增——早在几年前，中音协的一项统计显示，中国琴童总数已经超过了3000万人，其中学钢琴的孩子更是绝对的主力。而作为上音钢琴系教师、艺考评委，上音钢琴考级常任评委，葛灏接触过数以万计不同年龄段的琴童，并亲自教导、深度参与过其中一部分琴童的学琴和成长，见证了太多被家长按在钢琴前的孩子，他们的挣扎、叛逆和迷茫。

钢琴考级，是很多琴童和家长特别关注的话题。上海音乐学院是唯三（另外两家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）可以在全国各地常设考点的专业院校，作为上音钢琴考级常任评委，葛灏去过上海和外地的多个考级现场，仅在上海，每年参加上音钢琴考级的琴童就多达两万多名。“很多时候，甚至可以说是大多数时候，做钢琴考级的评委，是一种‘折磨’。”葛灏直言不讳。

这种“折磨”，来于琴童水平的良莠不齐，且这些“不齐”还来得五花八门。“有的节奏不准，有的指法不对，还有的对一首曲子弹得好坏的标准都是不清楚的，不只是音乐上面的理解，而是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搞错了。结果就是同一首曲子，你能听到800个不同的版本。有的孩子弹比如肖邦，乍一听你还以为这是什么现代作品。”每次做评委，尤其是去二三线城市的考点，葛灏的经验都是“大开眼界”，啼笑皆非。

跟二三线城市相比，上海的钢琴教育在师资水平、规范化管理方面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上海琴童的总体水平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。但即便如此，葛灏依然发现，很多考到了7级、8级的孩子，也不见得有与这个级别相匹配的能力。尤其是一些音乐培训机构，迎合家长的急于求成，以能够让琴童迅速考到相应级别作为自身培训水平高的佐证。机构老师会在考级之前一段时间，教琴童突击考级曲目，跟着演奏示范“扒带”，硬生生“啃”下一张考级证书。这种简单粗暴的突击练习，直接耗光了琴童对于曲目的兴趣。针对部分琴童家长对考级的执念，葛灏的意见非常明确：没必要，不值得。

“如果只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，家长大可不必在考级上急于求成，你就慢慢考，别破坏孩子对音乐的热情，也别给孩子和自己那么大的压力，毕竟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已经很辛苦了。而如果你想让孩子走专业路线，那钢琴考级也完全不会被作为能力的参照标准。就算你钢琴考到10级，也只是个业余选手而已，在专业人士眼里就是个小学生水平。”

■ 专业养成 ■

“如果你想走钢琴专业路线，那就是从四五岁开始苦练，无一例外”

为了培养一门兴趣爱好而学琴，这种被现在琴童们视为“负担”的事情，却是葛灏那代琴童没能享受过的“优待”。“像我的父母，就是普通老百姓，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怎么好，要买钢琴还要先去弄张票。我第一台钢琴2040元，那是1984年，父母等于是砸锅卖铁把钱都用在您身上了，难道是您

培养兴趣爱好的？想都不要想。不敢说一定要成名成家吧，你也一定得朝着专业、职业的路去走。”

而专业这条路，跟钢琴考级、跟作为音乐爱好者的路，是截然不同的。从5岁学琴之日起，葛灏每天练琴8-10个小时，上了小学之后减为6个小时，弹到深夜12点是家常便饭。从郎朗的讲述和自传中，读者见识过琴童背后一位“虎爸”强大的助推，葛灏的父亲也是如此。在高强度的训练压力之下，小葛灏也有倦怠偷懒的时候，“冬天哦，我棉毛裤穿着，滑雪裤穿着，我爸在我大腿上一掐，棉毛裤和皮都能粘到一起，你说用了多大的力气？我妈心疼得不得了，要跟我爸离婚。”

1997年，葛灏考入上海音乐学院。2001年，葛灏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德国科隆音乐学院。结合自己作为琴童的经验以及教导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经验，葛灏不止一次告诉前来求学的家长：要想走钢琴专业路线，就得从四五岁开始苦练。“我大学时候的同学，现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，都是从四五岁就确定走专业路线的，无一例外。迄今为止，我没听说过任何一个从十来岁才开始弹琴，然后一鸣惊人的天才。”

“您看看我家孩子有音乐天分吗”，这是葛灏经常被家长问到的另一个话题。葛灏说，这是要分阶段的。一个孩子从四五岁起开始学琴，勤奋是最主要的。勤奋起到主要作用的时间维持6年左右，到11-12岁上初中之后，孩子的天分就开始起作用了。“你的乐感是不是好，你弹出来的旋律是不是能感动人，在这个阶段才能展现出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基本功不过关，你再有天分，也就是个业余水平。现实的情况是，很多孩子都没过得了‘勤奋’这第一关。”

■ 家长之感 ■

“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理解错了何为‘快乐’何为‘辛苦’”

葛灏父母的职业都与音乐无关，但他们很早就发现了儿子在音乐上的天分，或者起码是才华所在：18个月大时，葛灏已经能完整哼唱当年流行一时的《军港之夜》，虽然连歌词都唱不清，但每个音都是准的。观察了三年多，葛灏爸爸下定决心买回一台钢琴，并且兜兜转转找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一位老师，开启了葛灏的钢琴人生。

勤奋、吃苦、高压，几乎是葛灏、郎朗那一代琴童成长的共同特色。葛灏小时候没少挨爸爸的揍，父子关系最紧张的时候，葛灏爸还放过了这样的狠话：“如果你考不上音乐学院，去，黄浦江没有盖头的，我们不会拦着你。”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那样严苛甚至不近人情的教育模式，是要被批判的。尤其是年轻一代父母，他们更想用快乐、宽松的教育模式，建立某种朋友式的亲子关系。但葛灏直言，在钢琴教育领域，只有极少数琴童能够做到严格自律，绝大多数都需要父母的监督和管束。这也是每次收学生时，葛灏一定要先“考察”家长的原因。

有的家长只想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，没问题，那确实放松一点；有的家长希望孩子走专业路线，那就是另一种要求了，家长必须跟着孩子一起坚持。在琴童的养成背后，同样是对家长时间、精力、意

志力等巨大的、长期的考验。有的家长来问葛灏：小孩每天练琴一个多小时，太辛苦了，葛老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？这种追求“事半功倍”的想法，令葛灏震惊。“一天弹一两个小时，屁股都没坐热呢，这个强度算得了什么？！如果这样家长都觉得心疼，都无法坚持，那干脆就别让孩子学琴了，肯定学不出的。”

“我觉得有些父母可能理解错了何为‘快乐教育’，何为‘吃苦教育’。我认为快乐教育是你通过努力奋斗后达到了想要的目标，你就会有成就感。快乐是基于成就感的，而不是基于一个看起来很快、但其实很松散的过程。这点孩子可能还不完全理解，但家长一定要想明白。你想要一个专业的结果，你就得付出专业的努力。”当然，并非所有努力都能通往专业之路。一个学生资质如何，有没有前途，老师会随时跟家长沟通。葛灏说自己“劝退”过不少家长，会很坦白跟这些家长说，孩子把钢琴作为业余兴趣爱好没问题，但走专业路线实在是太难孩子了。“这种专业意见家长是听得进的，他们也会说没有那么功利的目的，还是希望孩子继续跟着我学琴，那我也很高兴的。尤其在您上海，我相信这样的家长会逐渐增加。”

■ 音乐人生 ■

“我不想用音乐去刺激人们的耳朵，而是像海水那样慢慢浸润”

葛灏在漫长的学琴生涯中，挨过打骂，有过挫折，但有一点自始至终是非常明确的：我喜欢音乐，弹琴让我快乐。

葛灏试图把对音乐的理解和热爱，把音乐对自身的润泽和影响，传递给学生们。他把自己的微博名改成了“传乐士”，这里的“乐”，既是音乐，也是快乐。比如他经常为学生举办小型音乐会，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上台，从上课和演出当中感受到音乐的乐趣；比如在发现少数学生会弹肖邦或者舒伯特，却对这些音乐大师的生平知之甚少时，推荐学生们要多读书，“生活重心是钢琴，但不能只有钢琴”。

文化课成绩一直是艺考中饱受诟病的话题。能考进上音的学生，勤奋和天分都不会差，但他们要继续修炼的，就是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。

“在你完成所有基础项之后，我觉得文化底蕴在音乐的表达里是非常重要的。音乐本来是一个文化领域的东西，如果是没文化的人来搞文化，那肯定搞不好，搞出来也就是个钢琴匠。傅聪为什么能成为钢琴大师？他小时候是被逼着读四书五经的，文化底蕴不一样，那么他弹出来的琴和别人也是不一样的，是有更多层次的。”

而葛灏的“不一样”，已经获得业内的广泛认可。回国任教之后，葛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音乐人生，并且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作品。他发现在某种程度上，自己所热爱的舒伯特，跟老子、庄子，是可以相通的。无论是个人的性格里，还是琴声当中，年少成名的锐气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是细腻、温和、纯净。“现在大家对我音乐的总体评价是非常柔和，我觉得我不再用音乐去刺激大家的耳朵了，而是希望像海水那样慢慢浸润，我出来的音乐能慢慢把你吸引住，把你的耳朵抓住，让你忍不住说：这个音乐真的很好。”

物资回收

高价收旧书画银元家具

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、玉器佛像、香炉、印章、砚台、旧扇子、竹木牙雕、古纸币、旧箱子、像章、小人书、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
南昌路611号近襄阳南路
太原路327号仕宝堂
52733361 13564330778

物资回收

为民调剂

本店以雄厚的实力，收购旧红(白)木家具、新旧字画、名人信札、旧书碑帖、连环画、邮票、钱币、像章、旧瓷、旧玉、紫砂、竹木牙雕、文房用品、及其它古玩杂件、名贵酒类、阿胶、工艺品等。
徐汇区宛平路1号(近淮海中路)
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

现遗失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空白保险业务收据500张，收据号码：8621120000000164001至8621120000000164500，声明作废。

物资回收

古月轩 高价收购

红木家具、老家具、字画、扇子、印章、像章、老服装、小人书、紫砂壶、玉器、瓷器、地址：多伦路160号(近四川北路)
热线电话：65407260 13601926417
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

综合分类

(新闻晨报)综合分类、遗失、注销各类声明广告
投放热线：22895373

图片 / 采访对象提供 制图 / 潘文健